

乾隆帝

天步艰难



乾隆皇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皇帝·天步艰难/二月河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9

(二月河文集)

ISBN 978-7-5354-4057-0

I. 乾… II. 二…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7667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周百义

装帧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27 插页:6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3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本册定价:32.00 元

定价:180.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历史小说家、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造“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的第4卷。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傅恒用兵大小金川，本卷围绕这两条主要线索，铺陈了壮年乾隆的文治武功，塑造了刘统勋、纪昀、傅恒、窦光鼐等一批官员的形象，刻画出了棠儿、朵云等或刚强或柔弱的众多女子。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时见饥盗为患，贪渎滋生。女教主“一枝花”余党流窜山东，少年福康安与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甘肃总督勒尔瑾、王亶望通省官员上下其手，民不聊生，弘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然而，和珅历难时运初交，贪渎之心初露。

傅恒身为宰辅，御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莎罗奔合族军民。莎罗奔之妻藏族女子朵云闯京师劫人质，江南又邂逅乾隆。终遂其所愿，乾隆派岳钟麒阵前宣旨，大小金川罢兵。朵云身负重任，视死如归，巾帼豪气跃然纸上。

该卷情节承上启下，独立成卷又相对统一，保持了作家一贯的艺术特色。



目 录



第 一 回	窦兰卿踏雪扬州府	马侔子调谐窘盐商	1
第 二 回	鱼太守道路收冻殍	福公子荒庙救风尘	12
第 三 回	醉驿丞懵懂欺豪奴	愁巡检任性种祸因	25
第 四 回	智和珅寒院济孤弱	巧鹏儿深衙抚古琴	35
第 五 回	纪晓岚繁丛理政务	叶天士驾前论岐黄	47
第 六 回	耿正直臣犯颜批鳞	柔怀亲情怡色抚子	59
第 七 回	承欢色笑分享贡物	春筵和熙纪昀饕餮	70
第 八 回	表烈臣贤祠赋新联	奉慈驾仪征观奇花	83
第 九 回	喋血持义直谏巡幸	秉钧执衡匡君勤政	94
第 十 回	老牛舐犊父子情深	少年盛壮图报重恩	106
第 十 一 回	智勇妇智勇脱缧绁	伶俐童伶俐返金川	116
第 十 二 回	检校场风雪点营兵	据虎帐豆俎恤民瘼	127
第 十 三 回	邂逅逢贤臣询边情	慨淫佚索城束官箴	139
第 十 四 回	设机局刁官陷罗网	运筹谋师爷杜后患	151
第 十 五 回	捍热土莎帅议拒敌	慰边将王爷故荒唐	162
第 十 六 回	纳木札尔淫乐招乱	阿睦尔撒乘变逃难	173
第 十 七 回	修政治乾隆衿孤忠	维纲纪盛怒逐胞弟	184
第 十 八 回	追先遗君臣拟谥号	斥谗诋朱批止谤言	195
第 十 九 回	居移气嫔御共邀宠	勤躯倦游冶观排场	206
第 二 十 回	桃花庵朵云会乾隆	微山湖钦差入枣庄	219
第 二 十 一 回	聆清曲贫妇告枢相	问风俗惊悉叛民踪	232
第 二 十 二 回	福康安逞威定家变	聚金银临机暂组兵	245





第二十三回	少将军俄顷擒渠魁	老官蠹巧机两逢源	256
第二十四回	油滑老吏报喜先容	风雨阴晴魍魉僭功	267
第二十五回	惊蒙蔽遣使赴凉州	绥治安缘事说走狗	278
第二十六回	游宫掖皇后染沉疴	回銮驾勉力全仪仗	290
第二十七回	畸零客畸零西凉道	豪华主豪赌三唐镇	302
第二十八回	荒唐王私访弹封疆	巧和珅逢时初交运	315
第二十九回	贤皇后撒手弃人寰	小阿哥染痘命垂危	328
第三十回	天医星逞技贝勒府	相夫人赠金结眯娘	342
第三十一回	贵妇人慈心悯沉沦	帝乾隆雷雨理国政	354
第三十二回	巧言令色乞师报怨	以诚相见夫人释兵	366
第三十三回	返金川朵云会傅恒	下成都老将言罢战	379
第三十四回	欲和不和争端乍起	辗转周旋冷湖搏杀	390
第三十五回	岳钟麒孤胆登险寨	忠傅恒奏凯还京华	402
第三十六回	心迷五色和珅情贪	力尽社稷延清归天	415



第一回

窦兰卿踏雪扬州府 马侑子调谐窘盐商

扬州历古为名城大郡。据传黄帝时割天下为九，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单一个扬州即辖今日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省疆土，占尽天下膏腴之地。自周汉而后，不知什么缘故，“州”尽自仍是州，富庶愈盛，版域却愈来愈狭。三国吴置扬州，只管着建业都城，已是和原来九州之“扬州”八不相干，沿南朝宋齐梁陈至隋，索性更名为江都郡；唐改“广陵”又复名“扬州”，规规矩矩成了省辖郡府。坐定了这位置，却也没有再行“递降”。

小归是小了，但此地南亘扬子江，蜀阜山脉接川南，邗沟水波分淮北，大运河绵延贯境通抵长江，不但是东南水旱两路码头百什货物集散之地，且是山川佳秀景色宜人。登蜀岗俯瞰，但见瘦西湖平明如镜画舫游弋渔舟往来，数不尽的河道港汊纵横于街衢巷肆之间，廿四桥、平山堂、文峰塔、龙华亭、七十二寺庙三十六名园错落有致，楼影入湖，尽在茂林修竹间摇曳荡漾。轴榱衔接如蚁成队，自平山通至御道，十里翠华，楼台亭榭星罗棋布。真个家家住青翠城围，处处是烟波丘壑……诚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这份风流繁华乃是与生俱来，决不是凭人力所能予夺。

此刻，正是乾隆乙酉年正月初十。一冬温暖，几次阴天儿，都是霏霏细雨，偶尔飘几片雪花也是旋落旋化；或者干脆是雨夹雪，细绒似的雪丝儿杂在雨雾中飒然落下，只将里弄小巷搅得泥泞不堪，要想踏雪寻梅就压根说不上。但初九夜里起了北风，鼓荡呼啸吹了半夜。黎明时，扬州人才知道，棉袍子还是要的。

亭午时分，绛红的冬云愈压愈重，阴沉广袤的穹隆上烟霾滚动，像刚刚冷却



的烙铁般灰暗中隐带着殷红。终于一片，又一片，两三片，柳絮棉绒一样的雪花时紧时慢，试探着渐渐密集起来，不一刻功夫便是乱羽纷纷万花狂翔，把个裹红自矜妖娆玲珑的维扬陷进蝴蝶阵中。

雪下得正紧间，一头毛驴驮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书生逶迤过了关帝庙西迎恩桥，径至扬州府衙照壁前下骑。他抹了一把头脸上的雪水，握着驴缰绳，对搓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望了望黑洞洞的府衙大门，寻望良久才见下马石旁挨墙立着几根拴马木桩，因牵着驴过去，解开蓑衣带子脱掉了，正要拴驴。衙门洞里一个衙役正和同伴说笑闲磕牙儿，一眼瞧见了，却不肯冒雪出来，闪身出来站在滴水檐下，远远地斥喝道：

“喂！你瞎了不是——说你呢！你张望个尿哩？——那是大人们歇轿拴马的地方儿！”

那青年一愣，望着门洞说道：“请问我的驴该拴哪里？”那衙役还要呵斥，旁边一个衙役笑骂道：“何富贵，你他娘的把我们一群都骂了进去——他在看我们，你说‘张望个尿’。”何富贵本来板着面孔，泄了气扑哧一笑，对那青年喊道：“从东旁门进去。牵到马厩那边，自然有人照料。”那青年啾啾了一下，大声说道：“我是——”

“知道得知道得！”何富贵不耐烦地一口打断了，摆手指着衙东说道：“你主子不是会议迎驾的事的么——东角门进去——老高接着说，他两个正日得高兴，她男人回来了，这婆娘怎么料理？”

那青年听他这般话说，顿时如堕五里雾中，府衙会议他是知道的，但“你主子”三个字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叫窦光鼐，别看文弱纤秀貌若女子，其实不是等闲之辈，自幼在塾读书乡里便有神童之曰。十二岁进学为秀才，十五岁赴南京贡院乡试，赫然高中第三名举人；次年公车进京会试，春风得意之人，一发的精神焕发，制艺^①、策论、诗俱都作得花团锦簇一般；试官暗中揣摩，居然取中第三名，待下来看履历，才知窦光鼐不过是个刚过志学的少年。主考官亲见他如此青云直上，皱眉说道：“太年轻了，得挫磨一下性子。取得高了太惊动物听，也怕折了他的福——你们看他的字，带着点飞扬跋扈味道，锋芒太露了嘛……”生生向后推了十名，险些一个一甲进士被他夺在手中。但凡淹博才智杰出之士多犯一宗毛病，易于傲物不群。他虽被黜在二甲，毕竟仍在前茅之中，按例分发，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本来这是枢密清要，进士们巴望难得的差使，

① 制艺：即八股文。



敬老师敦同僚安生混差使，出几个学差红了，稳稳当当授掌院、内阁学士、大学士，自然地就宣麻拜相了，至不济也混个外任学政，也是官场人人心向往之的要缺。却因礼部侍郎王文韶到翰林院讲学，痛诋宋儒道学，他竟当场挺身而出与这位名满天下的前朝老状元晓晓折辩。两个饱学之士一老一少一台上一台下反复折难反诘，清秘堂中人人听得心旌动摇。幸而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纪昀正好要从翰林院抽调文词之臣编纂《四库全书》，就腿搓绳儿的事，掌院学士便将这个二杆子翰林“优叙”了出去。

……寒光肅站在琼花淆乱的衙前发了一会子呆，毕竟心中懵懂；自己要来衙拜望扬州府同知鱼登水，说征集图书的事，昨天驿站已经知会了知府衙门，鱼登水怎敢如此怠慢？再说“你主子”三字愈思愈觉殊不可解，想再上前问询，却听那个姓高的衙役说得起劲：“……那女的半点也不慌张，蹬裤子穿齐整了，见野男人唬得没做手脚处，脸色煞白满头冷汗发呆，对他耳边嚼了几句悄悄话，到门前提了只柳条笆头，‘哗’地打开门。她丈夫还紧着问：‘大白天怎么把门拴得死死的不开？’话没说完，‘唵’地一声，头上已被女人套了个笆斗。女人两只手擂鼓价猛捶笆斗，使着眼色教野汉子逃，一边破口啐骂，‘王家堽唱大戏《混元盒子》，杀千刀的，只顾你自己去看！也不带我——我教你看！我教你看！！我教你看!!!老娘懒得给你开门……’她男人头震得发懵，一时间瞎子聋子似的，不住口价解说着‘没有看戏’，野汉子早一溜烟儿走了……”

衙役们顿时一阵哄堂大笑，纷纷笑骂：“日娘鸟撮的，家里有这么个婆娘，绿帽子要戴到棺材里去了！”“她男人《混元盒子》没看上，野汉子在家倒看上了……”“贼才贼智，真真不可思量！”“当场脱逃，缉拿无案……”嘻嘻，哈哈，格格，嘿嘿……一片嘈乱的笑声中，寒光肅摇摇头，牵着驴去了。

沿着衙门南墙向东走了约一箭之地，果见尽东头有一道门。却也不是寻常独人入出的“角门”，颇似骡马干店的车马门，约可丈许宽窄，无阶无槛也无门洞，满地稀得受潮了的白糖似的雪水，地上车痕蹄迹脚印并骡马粪狼藉一片。寒光肅心知这就是了，牵着驴进来，抹了一把被雪迷了的眼，果见这座大院落靠北沿东都是厩棚，马嘶骡踢腾的甚是嘈杂。进门向西却是一排拐角房，里边坐满了人，也都在喝茶说笑话。茶炉弥漫的白气缓缓从窗口檐下吞吐湮散。因见这些闲汉一色都是厮仆长随打扮，恍然之间寒光肅已经明白，这都是本地织行染坊盐商阔主们的家人，自己这身装裹，骑这头蚂蚁似的黑叫驴，连个从人也没带，一准是那个杀才把自己当成哪一家的仆从了！寒光肅不禁莞尔一笑，牵着他的“黑蚂蚁”绕过一片放得横七竖八的轿车、暖轿、驮轿，在一群高骡子大马中拴好了，出





来，便见一个衙役从内衙提着大茶壶出来，因问道：“鱼二府在哪个堂？”

“孕——妇？”那衙役冷丁地被他一问，怔了一下，吞地一笑说道，“孕妇自然在接生堂——你这人真有意思！”

“集省堂？集省堂在哪里？”

“接生堂有好几处呢，你问的哪一处？黄家的？刘家的？还是卢家的？”

窦光鼐怔了半晌，才明白和这位满口吴语的家伙闹了个满拧，一笑即敛，咬着京派官话一字一顿说道：“我要见你们鱼登水大人——知府裴兴仁已经革职拿问，鱼登水现在署理扬州知府，他还是同知，所以叫他鱼二府——听明白了么？”

“你是要见我们太尊大人嘛，早说不就明白了。”那衙役惊讶地闪了他一眼，这才正目打量，只见这年轻人穿着灰府绸挂面儿棉袍，蓑衣上满是雪，里边露出套扣天青缎巴图鲁背心，脚下乌拉草木底履套着黑冲泥千层底鞋，穿着蓑衣却没有戴笠，一顶黑缎六合一统瓜皮帽上还嵌着一块白玉镶片。这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也不贱，说不清是个什么来头，因道，“鱼大人出衙拜客去了。原说今儿会议本府士绅，商计乾隆爷巡幸扬州迎驾的事儿，人早到齐了，大人还没回来。二堂那边——”他用手指指衙内院向南拐弯处，“人都在候着他老人家。您先生敢问官讳、台甫？要到签押房得等胡师爷午饭后才得开门，不然先屈驾到二堂等着也好，鱼老爷不会在外时辰长了。”这次他也咬一口蹩脚京腔说话，虽是不伦不类倒也明白。窦光鼐听了只点点头，一边走，解着蓑衣带子径到府衙二堂后，蓑衣木履脱在廊下，便听里边人声嗡嗡嚶嚶，啜茶的、窃窃私议的、咳嗽的、打呵欠的，叽叽格格似乎在说笑的……什么样的都有。

猛听得有人说：“窦光鼐这么作践别人，踩人肩头向上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窦光鼐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会有人在背后骂自己，而且咬牙切齿恨得想将自己投界豺虎，心里轰地一阵耳鸣，立刻涨红了脸。站在门口觑着眼往里瞧时，外面雪光映着，屋里格外暗，烟腾雾绕朦朦胧胧老少富商足有四十多个，杂坐在六七张八仙桌旁吃茶抽烟嗑瓜子儿果品点说闲话，根本看不出方才是谁发话，正发愣间，二堂西南角几个人已经纷纷附和。

“邢二爷说的是。”一个肥得水桶似的绅士，用手绢擦着油光光的鼻子，打着哈欠呜噜不清地说道：“裴太尊挂靴离任，我去看他，他说自己只想造福一方百姓，不防头就得罪了言利之臣。这姓窦的就是个言利之臣，货真价实的个小人！”

“是小人之尤！”

挨着邢二爷坐着的一个干瘦中年人捋着山羊胡子，斩钉截铁说道：“他按着



治河涸田^①不许卖，裴太尊卖了他眼红——裴太尊难道卖田填了自己腰包？”说着便吭吭地咳。旁边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个子却似乎不关痛痒，笑道：“无非窦某人弹劾裴太尊，断了诸公一条生财之路，你们才恨他。说句公道话，朝廷的涸田卖得也太贱了。老邢，把你清河庄子上的地二十两银子一亩盘给我，不，三十两也成——你卖不卖？”窦光鼐这才看见那个叫邢二爷的，却是个方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鬓边一块朱砂痣一抽一动。“那是我爷爷手里从靳河帅手里买的——你老万开什么玩笑——我是说，这些涸田荒着也是荒着，朝廷自己不种，卖给老百姓种不也是善政？他窦光鼐凭什么拦着，还弹掉了裴太尊，连靳镇台也跟着吃挂落！”

旁边几个土财主模样的立刻响应：

“天道好还，窦光鼐也不得好死！”

“拿别人血染自己的红顶子，他还算是个才子？！”

“鸡巴才子——就是才子，也是个妨主精儿——我听说他娘，他太太都妨死了。这样的人，能在乾隆爷跟前呆长？”

“大凡才子，多是短命的。”邢二爷道：“孔子跟前的颜渊，才子吧？三十三岁呜呼哀哉。汉朝的贾谊，才子，三十三岁哽儿屁朝天……”

.....

窦光鼐弹劾裴兴仁和靳文魁，原为他们攀结盐政使高恒，连小妾都献出去供“国舅”淫乐，没想到竟招惹了这群地主，疯狗似的恨不得咬死自己。听他们夹枪带棒辱及家门，更气得手颤心摇，身子一挺进了二堂，正要说话，一个白净脸中年人早已迎上来让座，扯着他袖子递着眼色小声说道：“兰卿老师，我看你多时了。不怕真小人但畏伪君子。和他们怄气，没的小了老师的身份。来……坐，听他们胡嘈，一会子难堪死他们！”窦光鼐一看，却是在纪昀府里几次见过面的熟人，人都叫马二侉子，是专为内务府采办贡品的皇商，为人最是散漫不羁的，本名自己却不知道。窦光鼐恶狠狠盯了西南角一眼，粗重地透了一口气，挨着马二侉子在公座旁第一桌坐下，阴郁地说道：“民间口碑，指摘官员操节，原是寻常事。但家母健在高堂，他竟敢如此诅咒！”

“要整治他们也不在这一时。”马二侉子一条辫子散懒地盘脖子一圈搭在胸前，端茶唏溜一口，嬉笑道，“这几个都是扬州富粉行的粮绅，地地道道的土佬儿。您当场和他们拌嘴，板平了身份不是？胜之不武么！”说着，便见那桌上那

① 治河涸田：指清政府掌握的黄河荒滩。





位獐头鼠目的先生伸着脖子挤眉弄眼问道：“涂维孝，你说得活灵活现，见过窦大人？”“见过，”那个姓涂的舐舐嘴唇，扮个鬼脸儿笑道，“那样子呐，和尊范一模一样，伶伶仃仃的，像《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一句话说得西南角满桌哗笑。窦光鼐满腹气恼，也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其余各桌士绅，经营茶盐瓷器漆器染织行当不一，彼此似乎也不甚相熟，却仍只顾各说各话不大理会。

闲话神聊间，外间的雪下得越发大了。

风似乎停了，一团团一片片，或如乱羽，或似绒球，不飘不荡，在黯淡的门洞檐下格外显眼，竟是个直落硬降的味道。满地稀浆样的雪搅水已被骤雪盖得严严实实，房瓦上的雪已积得三寸有余，瓦溜子的滴水也渐渐停了。不知谁说了句：“雅静，鱼太尊回来了！”满屋嘈杂立刻停了下来。

一片鸦没雀静中，窦光鼐留神向外看，果然见一乘四人大轿，蒙着的纳象眼毡幕上覆了厚厚的一层雪，抬杠的轿夫人人雪水淋漓，蹣着步子踩得雪地咯咕咯咕响，从大堂东道绕到天井院里，“噢——”地一声号子，大轿稳稳落了下来。那个提茶的衙役一溜小跑出去，挑起毡帘，赔笑说道：“老爷回来了？客人们早就到齐了，恭候着您呐——爷揩一把脸再出来，外头贼冷的，着凉感冒了不是顽的……”接着便见一个官员哈腰出来，却是一位清癯老者，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瘦骨嶙峋的，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折了的老竹竿，下轿来双手对搓着一头走一头问道：“兰卿大人来了没有？”

“没呢。”那衙役小心翼翼搀着他上阶，忙不迭用手拂去落在白鹇补服上的雪，拉拉袍摆抖抖褂襟，笑得鼻子眼挤在一处，说道，“老爷一升轿，我就吩咐了门上，今儿不开衙理事，有大人来访惊醒着些儿快些报进来。这大的雪，小虹桥那边梅花开得好，兰卿大人敢是赏梅去了吧……”

此时众士绅早已起身迎出堂口，打躬的、作揖的、拜稽的、请安问好一片声响：“太守”、“太尊”、“黄堂”、“五马”……胡喊乱叫一气。那鱼登水却甚是眼明，隔着众人一眼便瞧见窦光鼐缓缓起身，忙用手分开人群，几步抢进去，双手拉着窦光鼐的手，晃着胳膊笑道：“老兄倒先来一步！你说‘登门来拜’，我怎么敢当呢？今儿一早起，赶紧就过驿站拜望，谁知路过镇台衙门，靳文魁正在搬家，这大的雪，箱笼行李都摆在泥水里，一家子妻女哭哭啼啼——我们共事相与一场，他开缺问罪，下头人这么着作践，不好袖手旁观的，就在那里料理一下，谁知就去迟了，更不想你独个儿骑驴到我这边来，真好雅兴……”又说又笑嘘寒问暖，家常殷勤十分。马二侉子在旁笑道：“靳家的雪天扫地出门，也少不了叫撞天屈，骂窦光鼐的吧？”窦光鼐也道：“看来这个窦光鼐真是十恶不赦之



徒。这边几位先生也骂得兴起，寒某人先雪水浸身，然后狗血淋头……”说着，便笑。但在场的人除了鱼登水和马二侉子，谁也不知“兰卿”是寒光鼎的字，他们的话，立即引起邢二爷几个人一片声“共鸣”：

“大雪天封门闭户，硬赶人家搬家？镇台衙门的人真他娘势利——这都是寒光鼎做的好事！”

“靳大人那是多好的人啊，本事也大，开得两石弓呢——落架凤凰不如鸡哟！”

“还是我们鱼太尊，前头裴太尊家眷动都没动！”

“平常生意人家，还讲个‘信’字呢！前头裴太尊批给我们的润田田契，加着府台印信，鱼太尊得给我们做主！”

“这话对，没的叫寒光鼎这朵獍忒得意了！”

众人七嘴八舌中，鱼登水身在寒光鼎面前，尴尬得脸色灰青，脖子上的筋绷起老高，沉着脸断喝一声道：“住口！寒兰卿大人名臣风骨，弹章一上，朝野震惊，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侮辱毁骂？！”寒光鼎进前一步，双手一拱笑道：“学生就是寒光鼎，寒光鼎即是寒兰卿，着实得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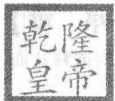
？！

.....

所有的人立时僵住，木雕泥塑般呆住，沉寂得连天井落雪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好一阵子，邢二爷几个人回过神来，知道今天触了大霉头。先是那胖子撑不住，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叭”地抡臂打自己一个耳光，说道：“小人昨晚噎醉了黄汤……跑了这里来胡说八道——临走老婆子还说，多喝茶少闲话——我竟是个猪托生的，没耳性！”他“叭”地又是一掌。几个犯口舌的米蛀虫土财东也都纷纷效颦，骂自己“死王八”、“不要脸”、“发昏”、“吃屎长大的”，花样百出。其余盐商、瓷器、漆器、织染行老板们不关痛痒，剔牙剔指甲在旁瞧风凉儿。鱼登水待他们出尽了丑，觉得还要靠着他们办迎驾的事，不宜太为已甚，笑嘻嘻牵着寒光鼎手道：“兰卿兄，他们是什么玩艺儿！生气值不当的。权当作听见驴鸣犬吠就是了。咱们先会议，我还有好消息儿告诉你呢。”

“你们几个还请进来，坐着会议吧。”寒光鼎见那几个人跪在倒厦檐下，个个面目赤肿羞缩委顿不堪，和鱼登水叙了主宾坐下，朝外边大声吩咐道。他目光带着阴郁，苦笑着对身边马二侉子道：“自古好人难当，我岂敢妄求非分之福？那高恒身为国戚，职掌盐课重务，竟敢官盐私售侵吞国税数百万两，又与户部侍郎钱度通同为奸盗铜渔利，这样的城狐社鼠如果不置之于法，大清国还了得么？”





马二侉子笑道：“大人这一举，正是振聋发聩！就是我的嫡亲舅子，这么着折腾我的家产，我也容不得他！”

鱼登水新署知府，短缺着十几万两迎驾需用的银子，要着落在今天赴会人身上凑集，又恐威望不够，邢二爷几个人这一闹，正好借势敲山震虎，在座中干巴巴一笑，说道：“这话公道！裴府尊也是忒不像样子，怎么好连自己的小妾都献出去，在众乐园这种地方宣淫？沸沸扬扬，扬州的官箴都败坏尽了！”马二侉子道：“这里头的学问鱼大人就未必知道了。裴府尊是个有龙阳之好的，不爱美人爱变童，乐得小妾送去巴结，高国舅欢喜，小妾娘子齐欢喜，卖买酒田都便宜，竟是皆大欢喜——窦大人一道奏折直透九重，搅了这欢喜道场，怎不教人恨得牙痒痒！”话未落音，满座众人已是哄然大笑，只几个米商脸红得猪肝价，恨不得个地缝儿钻。

“皇上现今驻驾南京行宫。”鱼登水瞟一眼窦光肅，见他微微点头，清了一下嗓子说道，“傅中堂现在成都整军，尹制军待过了正月十六，也要赴西安行营，督责大军粮秣事宜。皇上巡幸，是为视察江南民风吏情，昌明治世文物典型。大军行动，国库要耗金山银海，那是不消说得的。皇上来我们扬州，是我扬州人民百姓的体面风光，也是我们的福气。皇上奉天格物怜贫悯弱，以不扰民为宗旨，所以南巡以来一切供应都按圣祖爷手里规矩，由大内内库支应。如此深仁厚泽，我学生读遍二十四史不曾见识过。这是一头说，就我们扬州府，那是天下形胜富庶之地，譬如家里来了贵客，也还要粉饰丹堊洒扫庭除的吧？略尽臣子庶黎恭谨敬上之心嘛！大项的银子，府里已经筹齐。迎驾桥行宫，草河行宫，八大名园八大寺都装修停当了。还有些不是尽善尽美的，恐怕要着落在众位缙绅身上。这是天大的喜事，不能有半丝半缕的破相，府库的银子又不能动用，诸位都是明白人……”

他长篇大论，从大及小自远而近逼出题目，这都是前任知府裴兴仁说了又说，说得唇焦口燥的“道理”，耳朵也磨出老茧了，听得人太不耐烦，还要装作童蒙小学生听塾师讲学一样“恍然大悟”了的模样，天真地张口点头儿。窦光肅是想借这个会议说说征集图书的事，恳请这些士绅将家中藏书借给朝廷修《四库全书》，头一次听这样的会，倒觉新鲜别致，想到草河、迎驾桥两处行宫千门万户巍峨壮丽，从仪征至扬州一路驿道，都将旧树拔了，换栽的乌柏松柏郁郁苍苍遮天蔽日……那是怎样的粉糜奢华……这样的虚耗民力民财，还说是“不扰民”！……想到这里，窦光肅不禁暗暗摇头。

“从北玉皇观到瓜洲渡，直到通抵长江摆渡码头，道路要全部整修……”鱼



登水却全然不理睬众人心思，自顾顺着自己的题目往下说，“六闸、金湾新滚桥、香阜寺、天宁寺到文旻寺行宫，崇家湾、腰铺、竹林寺、昭关坝这些地方道路已经修过一次，但车过马踏，有的地带泥浆翻起，又成了烂泥滩——要重新整治，垫的黄土不能薄于三寸。太后老佛爷和主子娘娘凤驾估约是在小五台或者香阜寺。小五台到平山堂，香阜寺到钞关马头都是旱路，路面儿还好，但只建了两座彩坊，这和皇上孝养母后表率天下那番赤子之心太不相称了。这里的彩坊要比北桥御道加密三成……”

这位新署扬州知府看来不知踏勘了多少次行宫道路，何处少一座歇轿凉亭，哪里需建一个戏台，甚至哪个下船桥板支柱不稳，俱都言之凿凿，彼处需用银两若干，此地需用民工几何，也都如叙家常娓娓言来：“……所需用工料银共计也不过十二万四千两，要请诸位乐输……”说罢挽起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用碗盖拨着茶叶末子喝茶。

本来还有点喝茶吸烟振衣咳嗽的会场，又像被冻结实了的池塘，变得阒无人声。鱼登水不慌不忙，扫视着会场，呵呵一笑打破了沉默：“兄弟署理知府时日不长，昨日才接到范抚台宪票就任实缺。往后仰仗诸位父老的地方还多着呢！这是国家景运大事，差使办不好，我可以往前任裴府尊头上一推了之。但范抚台、金制台都要随驾来我维扬，一个破相出来，丢人现眼出乖露丑的还是我们扬州人。臣尽臣忠，子尽子孝，这比什么都紧要。我一点勉强大家的意思也没有——乐输嘛，讲究的就是‘情愿’两个字——你说么，兰卿大人？”

“啊——当然！”窦光鼐一下子从遐想中被拉回现实，凭自己微末小臣，想谏阻乾隆巡行各地逢迎争媚，比登天还难了三分，就“臣尽臣忠，子尽子孝”只能借这股势，办好自己的差使，想定了，言语便十分简捷畅爽，“鱼大人讲的好，就要这‘情愿’二字。我是来征集图书的。《四库全书》现是皇子亲任总裁，四个军机大臣，二十几名大学士，部院大臣为副总裁。向民间征集散帙书籍，买卖是银两出入，借取有官票存据，分毫不取利的事，有的人偏偏就不‘情愿’！”他顿了一下，目光变得异常犀利，“——你是什么心思啊？你是臣子百姓，君父向你‘借’东西，这已经超乎礼之常情了，还要勒捐藏匿——以贼子之心事君？我已经探访清楚，宋版《朱熹集注》、《二程掇瑛》，明版《余阙集》、《风雨听荷》、《蕉叶集》、《阳明日记》……”他如数家珍逐一列陈，足举了三十余种书，“都在扬州诸位手中。顾全各位体面，就不点名字了——无论征集图书，还是迎驾接銮舆，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你不以敬诚之心事君，我就要有点诛心之论，一一上奏天听！”





此时院外天井房顶白茫茫一片雪色，檐下墙角的积雪已有半尺许深。忽地一阵哨风掠脊入院扑进二堂，堂顶承尘和窗纸一鼓一噎，连官座下的江牙海水朝日幕子也不胜其寒地瑟瑟抖动。饶是二堂四角大炭盆子红塔似的炭火烘着，人们还是打心底里起了个栗儿。先是邢二爷撑不得，嗟喟了一下，说道：“《朱熹集注》我家收藏了一部。不过不是宋版，是鲁班。求大人明鉴，要使得着，明儿叫小儿奉送到驿站。至于迎驾需使的银子，断然不敢小气敷衍，请鱼太尊开个数儿，我们好有个遵循。”窦光鼐听见“不是宋版，是鲁班”却是闻所未闻，身子一倾正要询问，左侧几桌商人们也都争先恐后报名献书认捐：

“我家财神龛子后头一箱子破书呢！原说送到蔡家纸坊打了纸浆，皇上老子爱见，明儿就孝敬过去。钱的事也断然不敢叫老公祖为难。”

“《阳明日记》我有……”

“我有《余阙集》……”

“《蕉叶集》十二卷，还有九本子。我家小畜牲不懂事，撕了三本用纸背练了账本子，敢情这大用处？大人不说，余下的也就撕了……”

……

说到认捐“乐输”，也都是个个踊跃，或建议“均摊”，或议论按资产大小“分等”，甚或说“抓阄儿”的纷纷不一，总之这十二万多两银子今日来会议的包了。最终议定，会下由商人们自行议定分摊数目，三天之后，由本地最大的盐商黄克敬揽总儿收齐缴来府衙。窦光鼐心记众人所报书目，到底不知道“鲁班”意指云何，悄问身边马二侉子，马二侉子也只是摇头：“回大人话，我也是不得明白呢……若说‘鲁班’，该是木匠书，是‘鲁版’朱熹，又从来没听说过……”窦光鼐便目视邢二爷，问道：“你方才说‘鲁班’朱熹的书，是什么样子？纸色，装帧，还有墨印，是活字版，还是木刻版？”

“回了大人您呐！”邢二爷心里揣着个鬼，最怕的就是窦光鼐计较骂座的事，最巴望的就是能和“窦大人”攀扯几句，和息一下口孽戾气，听见窦光鼐问话，起身一揖，又虾身打个千儿，满脸谄笑难描难画，说道，“大人问的，小人一件也不明白，那纸都黄脆了，墨色倒是漆黑的，只是字儿个头像是一大小不甚齐整，上下字儿中间远近也略有不同……”他口说手比，“……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订线儿也朽了。懋书斋的伙计说这是宝贝，是后唐年间的纸……”

他没有说完窦光鼐已经明白，这定然是宋版活字印书，用的是后唐时的纸，这在宋代本朝已是极名贵的版本了，思索着又问：“你说它是‘鲁班’又据何而云？”

